

推薦序（一）李淑慧女士	3
推薦序（二）凌浩雲教授	5
推薦序（三）林曉敏女士	7
自序	9

九龍城區古今談：從鹽場到都市多元文化的縮影	16
九龍城星級街坊：影帝腳下的市井與初心	26

第1章：回憶裡的九龍城區

001 九龍城寨：暗黑迷宮與光影傳奇	32
002 啟德國際機場：鋼翼下的城市心跳	42
003 廣播道「五台山」：獅子山下的星光與電波	48
004 國際百貨公司：「星屋」下的九龍城傳奇	50
005 李小龍故居：像水一樣存在與消失	52
006 食為先海鮮菜館：歷久常新的地標	54
007 源茂興記茶莊：南角道茶香餘韻	56
008 嘉倫文具店：「乜都有」的老文具店	58
009 公和豈品廠：一板豆腐一串回憶	60
010 新興肉食公司：砧板上的一份人情味	62
011 時新快餐店：甜中帶酸的漢堡包	64
012 豪華餅店：來得簡樸的豪華	66
013 沙龍洋服：一針一線溫暖半世紀	68
014 陳標記小兒疳積散：猴子賣藥的傳奇	70
015 理想酒店：九龍塘的霓虹秘密	72

第2章：我的九龍城區

016 龍珠商場：褪色的遊戲時光	76
017 九龍城廣場：集體記憶的倒數	80
018 九龍靈糧堂：嘉林邊道的福音燈塔	84
019 九龍塘「婚紗街」：滑鐵盧戰役後新娘之路	88
020 九龍海逸君綽酒店：海港之夜的水晶稜鏡	92
021 方榮記沙嗲牛肉專家：由城寨鐵皮屋到沙嗲傳奇	96
022 三河屋：紅磡街角日本家庭味	98
023 牛棚藝術村：紅磚廠欄裡綻放的花	102
024 啟德郵輪碼頭：跑道上的巨輪之夢	106

第3章：非常地標

025 九龍城街市及熟食中心：市井星辰與人情江湖	112
026 啟德體育園：從跑道到體壇殿堂	118
027 紅磡廣場：時光倒流四十年	120
028 黃埔天地：船塢巨輪的華麗轉身	122
029 樂富廣場：快樂富足的時代變奏	124
030 紅磡「大酒店」：與死亡共生的街區美學	126
031 啟德車站廣場：智慧都市中的綠廊	128
032 土瓜灣街市：紅蘋果有落！	130
033 九龍樂善堂：百年慈悲長河	132
034 中國香港飛行總會：啟德天空百年守望者	134
035 愛民邨：九龍區模範屋邨傳奇	136
036 九龍仔公園：繁花與甜蜜的交織	142
037 九龍東軍營：軍事記憶與城市轉型	144
038 格仔山：紅白方格的航空記憶	146
039 高山劇場：四十年光影流轉	148
040 寶石戲院：時光膠囊與電影夢	150
041 土瓜灣煤氣鼓：穹頂下的工業記憶	154
042 土瓜灣十三街：瑞獸街名的私家街區	156
043 美華工業中心：漆色剝落間的光影傳奇	160

第4章：名校林立

044 瑪利諾修院學校：九龍塘紅磚記憶	164
045 民生書院：光與生命的教育詩篇	166
046 拔萃男書院：加多利山麓的世紀鐘聲	168
047 喇沙書院：信念與行動交織傳奇	170
048 香港培正中學：從珠江畔到何文田	172
049 香港浸會大學：篤信力行的全人搖籃	174

第5章：小泰國

050 九龍城泰僧托鉢：鉢盂裡的泰國鄉愁與祝福	178
051 九龍城潑水節：祝福之水與文化交融	180
052 銅羅：把曼谷搬進九龍城	182
053 金泰沙冰：爐火映照的串燒王國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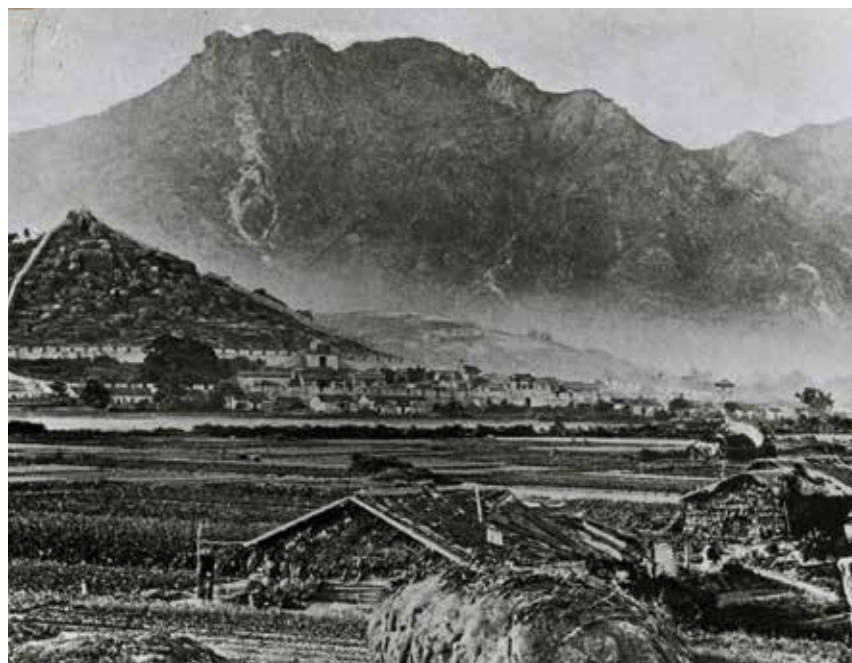
九龍城寨： 暗黑迷宮與光影傳奇

在香港繁華似錦的大都會中，存在著一個已然消失卻從未被遺忘的傳奇。它的實體在1994年於塵土中轟然倒下，化作一座清雅的江南園林；但它的魂，卻在集體記憶與文化想像中愈發膨脹，成為一座時間洪流中的暗黑殿堂。它是「九龍城寨」，始於帝國餘暉下的軍事堡壘，繼而變成「三不管」的魔幻迷宮，最終又在光影藝術中獲得永生，以另一種形態，繼續衝擊著世界的感官。

從海防要塞到法外孤島

九龍城寨的故事，始於1847年。為對應《南京條約》後英國取得香港島，清政府於九龍半島修建「九龍寨城」，駐兵數百，與對岸的維多利亞城遙相對峙，是帝國南疆海防線上的一枚倔強釘子。歷史的弔詭在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後顯現。當新界成為英國的租借地時，這座離界限街以北僅五百米的寨城，竟因其特殊地位被排除在條約之外，從此成了港英管治的灰色地帶。

英國人視其為眼中釘，屢次進攻卻無功而返；滿清及後繼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無力實質管轄，卻也從未在法律上放棄主權。這微妙的僵局，孕育了「三不管」的傳奇：香港政府不敢管、英國政府不想管、中國政府不能管。在這片0.026平方公里（約兩個標準足球場大小）的彈丸之地上，大清律例在名義上依然有效，卻無人執行。法律真空，如同打開了潘朵拉魔盒，讓城寨在二十世紀的洪流中，獨自走向了一條舉世無雙的瘋狂生長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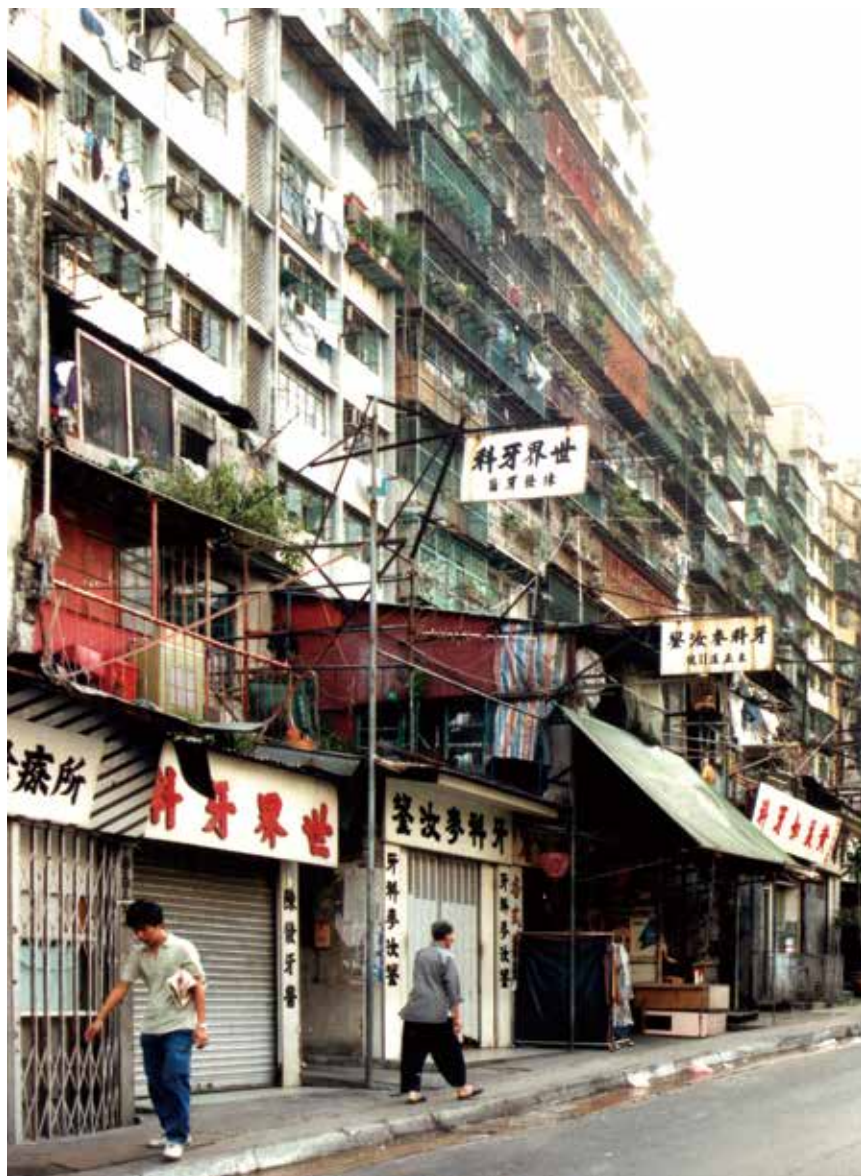




罪惡溫床與底層生機

走進鼎盛時期的九龍城寨，彷彿一個由鋼筋混凝土自主生成的有機體。日光被違法搭建的樓宇徹底吞噬，僅有零星的光線從「一線天」的縫隙中艱難滲入。迷宮般的狹窄通道裡，終年濕氣瀰漫，滴答的水聲與工廠機器的轟鳴是永恆的背景音效。這裡是罪惡的溫床，妓院、賭檔、鴉片煙館、海洛英館在城寨陰暗角落滋生。

由於香港政府不承認寨城內醫生的資格，這裡反而成了無數無牌西醫、牙醫和中醫的聚集地。他們收費低廉，為那些被主流社會遺忘的邊緣群體：非法移民、貧困者、亡命之徒等，提供最基本的醫療保障。這裡的工廠也多是無牌經營，從魚蛋製造到塑膠花加工，在惡劣的環境中維持著底層的經濟鏈。



建築奇觀與人間傳奇

1987年，香港政府的人口調查，將城寨的傳奇以數據方式推向了頂峰。在這片僅有0.0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棲居著高達33,000人！這個密度，不僅冠絕全球，更近乎一種對現代城市規劃理論的嘲弄。

建築物之間幾乎沒有縫隙，相互倚靠，如醉漢般攙扶著向上延伸，動輒十四、五層高，卻沒有電梯。無數狹窄的通道、懸空的廊橋、垂直的鐵梯，構成了城寨內部複雜而高效的交通網絡。供水來自幾條公用水管，電力則多靠偷偷連接。這裡沒有政府，沒有公共服務，一切秩序由居民的默契、幫派的潛規則以及最原始的供需關係共同維繫。這種在極端壓迫下迸發出的驚人生命力，使得九龍城寨在建築學與社會學上，都成為一個無法被歸類的獨特樣本。它



是一座由純粹的需求驅動，自下而上「生長」出來的城市，混亂、骯髒、野蠻，卻又充滿了令人心悸的生機。

從圍城到公園，從現實到神話

傳奇終有落幕之時，隨著《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城寨的管治問題被提上日程。經過漫長而複雜的談判，這座「黑暗之城」的命運走向終點。1987至1989年分兩期調遷，1991年正式清拆，直至1994年，最後的遺骸被徹底剷平。曾經的魔幻迷宮，被改建成一座仿照明清時代江南園林風格的「九龍寨城公園」，於1995年開放。歷史的喧囂與混亂，彷彿從未發生。然而，城寨的物理消亡，卻催生了其文化生命的極致繁榮。它那獨特的美學——骯髒、潮濕、擁擠的未來廢土感，成為無數電影、動漫、文學作品的靈感源泉。它是一座想像力的富礦，承載著人們對混



亂、自由與反烏托邦的複雜遐想。

2024年，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將這股文化熱潮推向了新的高峰。影片不僅以過億票房成為香港年度三甲，更在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狂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等九項大獎，成為最大贏家。它的影響力更衝出香港，揚威國際，入圍第77屆康城影展「午夜展映」單元，映後獲全場起立鼓掌十分鐘；導演鄭保瑞在西班牙錫切斯國際奇幻電影節贏得最佳導演；電影更代表香港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

《九龍城寨之圍城》的成功，在於它不僅還原了那個光影交錯、罪惡與溫情並存的獨特空間，更捕捉到了城寨的精神內核——在絕境中求生的韌性，在黑暗中閃爍的人性微

光，以及法律以外的江湖義氣與社群聯結。它讓新一代的觀眾得以透過大銀幕，親身「進入」那個早已消失的傳奇之地，感受其令人窒息的壓迫感與蓬勃的生命力。

永不消逝的暗影傳奇

如今，站在九龍寨城公園的亭台樓閣，清風拂過樹梢，老人打著太極，孩童在草地上奔跑，寧靜得讓人難以想像，腳下這片土地曾是人類城市發展史上一個最極端、最密集、最混亂的異數。九龍城寨的歷史，是一段關於主權、管治與生存的複雜敘事。它既是殖民歷史的尷尬遺產，也是底層社會自力更生的驚人範例。

九龍城寨如同一面照妖鏡，如外面城市是光明與秩序，它就代表了陰影與壓抑。那個沒有陽光的混凝土迷宮，已然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文化符號，一個關於混亂、自由、生存的神話。它的肉體已化作公園的寧靜，但它的魂，將繼續在電影、文學以及無數的傳說與想像中，如幽靈般徘徊，復唱著那個黑暗與生機的悖論。



啟德國際機場： 鋼翼下的城市心跳

填海地上的飛行夢

何啟爵士與區德先生恐怕從未預見，他們在九龍灣畔填海築造的「啟德濱」豪宅夢碎後，那片荒蕪的淤泥地，竟會誕生亞洲最傳奇的空中門戶。1925年農曆新年，一架飛機在廢棄工地上搖晃升空，劃破了九龍城的天際線；這不單是一次飛行實驗，更是香港與天空簽訂的契約開端。

混凝土斜道在1930年代鋪就，水上飛機拖著尾流在九龍灣起降。當首座指揮塔在1935年矗立，香港的命運便與航線圖緊密交纏。翌年3月24日，皇家航空公司的客機從檳城降落，舷梯放下第一批國際旅客，也放下了這座城市作為遠東航空樞紐的野心。

戰火淬煉與戰後騰飛

日軍佔領時期的鐵蹄，意外改寫了啟德的基因。為擴建跑道，日軍拆毀宋王臺的碑石、龍津石橋的花崗岩，甚至九龍城寨的圍牆。那些承載著歷史的建材，被碾碎填入海灣，成為跑道延伸的基床，這近乎殘酷的轉化，卻讓機場獲得了在戰後起飛的物理資本。

1958年，伸向九龍灣心臟的2,529米混凝土跑道落成，噴射機時代的轟鳴正式席捲維港東岸。隨著波音747巨無霸客機需要更長的起降距離，跑道不斷向海延展，最終如一條修長的手臂，輕柔而堅定地探入維港的懷抱。





世界之冠與市井傳奇

1990年代的啟德創造了航空史上的神話：僅憑一條跑道，客運量躍居全球第三，貨運吞吐量更稱冠世界。每天平均每三分鐘就有一架飛機起降，這條混凝土跑道如同永不停歇的輸送帶，將香港托舉至全球經濟的頂端。

然而更令人悸動的，是它與市井生活肌理的血肉相連。13號跑道的進場航道，要求機師在400呎低空向右轉一個急彎對正跑道，飛機掠過九龍城天台晾曬的衣衫、黃大仙祠的飛簷、馬頭圍邨的籃球場，近得能看清機翼上鉚釘的反光。這裡沒有「機場禁區」的疏離，只有鋼翼與磚瓦間的親密對話。





告別與新生

當衛奕信總督在1989年宣佈「玫瑰園計劃」，啟德的命運便進入倒數。1998年7月6日深夜，最後一班航機在萬人目送中衝入雲霄，持續點亮七十年的燈火終於熄滅。翌日清晨，赤鱘角新機場迎來首班降落的客機，而啟德跑道上只剩海風徘徊，尋找失蹤的轟鳴。今日的啟德發展區，體育園的鋼骨結構在舊跑道基址生長，郵輪碼頭停泊著海上宮殿。但在九龍城巷弄深處，老居民仍會在某個午後駐足；當雲層壓低時，肌肉記憶會讓人不自覺仰望天空，期待那道本該出現的銀色弧線。

明渠氣味或許已消散，觀景天台早已改建，但那些低飛過樓頂時的驚嘆、「數飛機」的童年遊戲、在引擎聲中入睡的生命節奏，已深植於這座城市的基因。啟德從未真正離開，它只是將跑道化作了記憶的航道，繼續在每個抬頭的瞬間，輕聲講述著一個關於飛翔、危險與光榮的香港故事。

